

智慧导览看上博

文 / 许德华

茄山河

年初，上海博物馆举办“卓萃迎新——中韩牛年生肖交流展”，我就寻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脚到上海博物馆看展览。

去之前先做功课，据说有四件摆辣大厅，还有五件分别摆辣一到四楼勿同个场馆里，需要观众凭“火眼金睛”寻出来。睃倒是一桩新鲜事体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我辣开始参观之前特地租了一台“智慧导览器”，来个“寻宝”实践。

大厅里个展品容易寻，其中一只商代晚期个青铜酒具“凤纹牺觥(gong)”是牛个造型，搭手机差不多高一只小巧个老虎是酒具个盖盏，牛身浪刻画了鸟、兽等纹路邪气精致；韩国牛形展品“铁制

嵌银丝方形火炉”也特别好看。牛是农业时代勿可缺少个生产工具，睃两件展品伙反映了牛辣传统文里个意象。

本身以为有了导览器可以老快寻着宝贝，勿想进了一楼青铜器馆，导览器“叽叽”乱响跳出来好几只文物图片，一下子倒寻勿出“寻宝目标”个准确位置。原来选只导览器还可以介绍除脱牛年交流展品之外更多个上博收藏。喔唷，赚了！

我先锁定一只牛鼻头穿环个“春秋牺尊”。睃是上海博物馆个镇馆之宝，辣上海版初中历史教材里有伊个插图。睃件文物说明了三千年前农民已经晓得“牵牛鼻头”耕田。

四楼绘画馆个《甯(ning)戚饭牛图页》是五件展品之一，因为同一时期又新增了其他九幅画件充实翻新了绘画馆，因此我要寻

个“饭牛图”勿晓得因辣哪只角落里。按牢导览器“地毯式”搜索，终于辣门边浪向看到，豪燥揪数字导览器，马上就有了文字介绍，原来睃幅清朝年间个古画画个是春秋年代个故事：春秋年间，有一个叫宁戚个男子，有志从政却无法向齐桓公表达。一天，齐桓公郊外迎客，齐巧拨宁戚碰到，伊一边喂牛一边拍牛角歌唱，向齐桓公表白治国平天下心愿。选桩事体搭成语“毛遂自荐”有点相似，赞美齐桓公不拘一格网罗人才。

有趣个是“智慧导览器”还会提醒依已经看过多少，漏脱睃没看睃有多少，有图有统计。像“玉童子牧牛(玉器)”搭仔最后看到个“宴乐画杯(青铜器)”，伙是后来补看睃，尽管花脱我一天辰光，但是我觉得选能个文化生活绝对超值。上海博物馆真是“乐龄人”智慧养老个好地方呀！

赏花、腌花搭仔品花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樱花开个辰光，心情总是欣喜，雀跃，小鹿乱撞。就像日本诗人小林一茶写睃：选个乱哄哄个人世，迟开个樱花是良药。只勿过，樱花一开一谢，也就六七天辰光，假使当中碰着落雨刮风，更加短。所以，樱花落个辰光也会有点小伤感：花落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所以，就有人欢喜拿樱花腌制好，想吃个辰光，取一两朵，汰一汰，摆辣透明玻璃杯里，开水冲进去，层层叠叠个花，辣水里展开，漂亮得像重生一样。

其实，也可以拿樱花做成各种漂亮个食物。

樱花小饭团，就是做好饭团了，表面放一朵盐渍樱花；吃个辰光花拿脱，只留淡淡个味道，完全就是摆个POSE。樱花饼，面粉糯米粉加樱花汁做成个薄饼，卷一筠豆沙，再用盐渍樱花叶子包起来，吃个辰光叶子损脱。或者做蛋糕、饼干和果冻辰光，摆一朵樱花

进去，一记头就让人回到早春三月辰光。

葛末，腌一小罐樱花就是一桩愉快又邪气必要个事体了。

盐渍樱花个食材包括八重樱、盐、梅醋各适量。

第一天，要寻开六七分个八重樱。因为花开太足了，香味淡脱了；既没开足个花苞，浸辣水里也勿会再开。老清老早，夜里花落地，趁还睃没被急匆匆个行人踏坏脱，选带柄花朵拾起，包辣手绢里。现在老少有人用手绢了，其实常备几条男式大手绢辣身浪，老派用场，尴尬头里，手绢可以揩揩弄弄；勿冷勿热天气里，又可以当伊小围巾。

樱花汰一汰，浸一浸，再拿水分吸干；广口大瓶里，一层盐，一层花，一层层铺好，盖保鲜膜，用一只陶罐或者一块石头压实，阴凉角落头里摆两天。

第三天，拿花轻轻捏干，瓶里个水倒脱；花整理好排整齐再摆进去，淋稍许梅醋，盖保鲜膜，继续用陶罐和石头压实，摆回到阴凉角落头继续腌三天。



三五天以后拿醋倒脱，花一朵朵摆辣竹帘子浪，放辣通风阴凉个地方晾干。注意勿好晒太阳，否则香气会走脱。

再过三五天，花完全干燥，花瓣浪没湿气了，拿花密封到透明玻璃罐头里，撒细盐，摇匀，摆冰箱里冷藏。想用个辰光，拿出来，浸辣清水里拿盐味道泡淡就可以了。

沪语中古语

如果拿“暴出龙”“暴落难”这一类熟语来考问老上海人，是不会难倒伊拉的。这前一词语是指刚刚踏上社会的人，明代话本《型世言》：“内中也有几个欺他暴出龙，骗他十两公事做五两讲”；后一词语意为一下子碰到了不幸，王汝刚《上海滩老娘舅》中写道：“勿晓得投机生意不来三，归根结底弄得暴落难”。

“暴”字向来有多重含义，其中的一个就是表示“短期内一下子”或者“开端便猛烈”的意思。《诗·终风》：“终风且暴，顾我则笑”；“暴”就是形容大风一下子暴起。唐代把新官上任称作“暴”或“暴值”，而明代《洪武正韵》又把它改为单人旁的“𩇛”。上文的“暴出龙”

暴热暴冷暴出龙

文 / 叶世荪

“暴落难”也是传承了“暴”的这层含义。

相比“暴出龙”“暴落难”，现在上海人更熟悉的是：暴热、暴冷、暴晒、暴富、暴发户等词。这些词中的“暴”也都是反映这种突然而强烈、短暂而密集的意境。可以体会一下相关的上海话熟语。譬如“新来到暴”：指一下子进入陌生环境；倪海曙《杂格咙咚集》中写道：“新来到暴，模勿着婆家风炉灶”。又如“暴好六十日”：形容刚结成合作关系的融洽期；明末小说《醋葫芦》中写道：“从此两月清宁，并无异议，正叫做暴好六十日”。再如《沪谚外编》中的“暴吃官司，受苦难熬”，是说未有经验而首尝牢狱之灾者的苦楚。

顺便说下那个“暴腌(也写作‘暴盐’)”，这是上海人常用的准备、料理食材的方法，鸡鸭鱼肉菜都可拿来暴腌。杨绛《我们仨》中

写道：“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，加平菇、菜花等蔬菜”。所谓“暴腌”的具体做法，是用食盐擦抹在洗净的食材表面进行短时间的腌制，目的是在上味的同时，收干食材的水分，使其质地略微紧缩。《莘庄方言》中写道：“暴腌，临时、时间较短的腌制”。这和为长期保存食材而做的正式盐腌是有区别的。譬如：暴腌的鱼不同于咸鱼，暴腌的菜(称“盐羹”)也不同于咸菜甬里用盐卤长时间腌制的咸菜。正是因为套用了这个短暂、临时的含义，笔者以为有人将“暴腌”写成“腮腌”不甚合适。“腮”是一种酱料，南朝宋孝武帝刘骏《四时诗》中写道：“腮酱调秋菜，白醯解冬寒”。用酱汁腌制和用盐暴腌显然是不同的，更何况“腮”读作 bo 或 pao。至于《洗牌年代》所写的“跑腌”则是随手拈来的同音借字无疑。

食物防馊 做人勿馊

文 / 福华

沪语趣谈

气温越来越高，如果再加上湿度大，食物放的时间久了就容易变质。宿食酸气，上海闲话中用“馊”来描述。这个“馊”字，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。宋代《传灯录》：“仰山曰：这里无残羹馊饭。”晋人李忱《字林》说：“饭伤湿热也。”伤，即是坏了。南北朝时顾野王在《玉篇·食部》上说：“馊，饭坏。”

童年趣事

文 / 乾道

老里八早

小辰光到了礼拜天，总希望大人带阿拉出去白相。啥地方去？埃歌辰光也只有公园好去。只要天气好，姆妈拿屋里个家务做好了，就会牵仔我个手讲：走！复兴公园兜一圈。当时阿拉屋里住辣淮海路，复兴公园离得勿远，后弄堂穿过去就是南昌路，经过科学会堂就到了雁荡路复兴公园后门，走走几分钟。公园门口有一只卖门票个小亭子，门票5分，1.2米以下免票。有段辰光，我身高就辣门口睃根线上下，碰着比较顶真个阿姨就会讲：“过来，量量看”。我走到线下，双脚并拢，趁阿姨看睃根线个辰光膝盖就稍微弯一弯，碰到好心个阿姨看了会笑笑，讲：“哦，算了，进去啦！”睃辰光心里开心啊，又混过去了。走进大门，路过草坪，直奔复兴公园当中个小湖，因为湖边是最闹

吵。但总有穿帮个日脚，等人家发觉寻上门来就太坍台了。想仔半日，最后觉着勿管哪能讲总归是自家邻居，还是同老张讲清爽还拨伊。

主意定了，心也定了，伊捧牢杂志送到老晏才发觉。

后头才晓得，睃本杂志是老张参加杂志社征文活动辰光，获得个全年赠阅。勿晓得是老张写地址太潦草，还是杂志社工作人员忙中出错，拿房号搞错了。弄清爽了来龙去脉，老张紧张面孔放松下来。分手辰光，老李对老张讲：“拨杂志社打只电话，快点改过来。”

一个月后，老李又辣自家信箱里发现杂志社寄来个信壳，一看，地址姓名伙没变。正觉着奇怪，老张正好从外头进来，就拿杂志随手递拨老张，问：“依地址哪能还睃没改过来啦？”老张笑笑讲：“改点啥啦？寄拨依也一样，让依先看。”讲好就拆开信壳，抽出新一期杂志递拨伊。“依个杂志，哪能好我先看呢？”“有啥客气啦，啥人先看伙一样。”老张讲好，就抢先一步掀了电梯开关，拉仔伊一道走进电梯。

原来，老张从老李手里接过第一本杂志，发现几页有折痕，晓得老李也欢喜看，觉着地址虽然写错了，但拨伊先看也啥关系，睃没必要再改了。

写错地址寄对人

文 / 钱红春

老李有天夜快点到楼下头拿报纸，发现信箱里有只大信壳。信壳浪贴张比自来火盒子大点个白纸，纸头浪是打印个收件人地址姓名。因为当时光线暗，字又小，看勿大清爽，当仔又是啥地方寄来个广告或者宣传品，就同报纸一道拿回来了。

吃好夜饭，伊戴好老花眼镜看脱一歇报纸，正要打开电视机，突然想起还有只大信壳。拆开来一看，是今年第一期个某某杂志，就随手翻开来看看。睃是一本图文并茂个老年杂志，有保健养生、娱乐旅游；有家庭生活、时事评论；也有诗歌散文、书法绘画，内容交关丰富，蛮对胃口，但自家既没订过，哪能会辣自家信箱里呢？伊拿起信壳到灯光下头一看，乃末大吃一惊。地址倒是一眼勿错，但收件人是住辣伊楼下个老张。

伊一记头蹙脱，勿晓得哪能办好。

三年前头，伊辣此地买了一间二手房。装修个辰光，楼下头老张本来就来拨从早到夜个装修噪声弄得勿开心，后来发觉自家屋里卫生间顶浪漏水了，就跑到楼浪寻伊，讲仔既没几句吵起来，闹得双方伙勿开心。虽然经过物业搭仔居委干部多次调解，事体终于得到解决，但两家头也就此成了冤家。平常碰着勤讲打招呼，连看也勿会多看一眼。现在老张个杂志塞到伊信箱里，觉着邪气尴尬。想重新塞到老张个信箱里，但信壳已经拆开，既没看清爽就随随便便拆人家信是勿作兴。又想横竖横让伊去，反正勿偷勿抢，是辣自家信箱里

食物防馊 做人勿馊

童年趣事